

·《文献》创刊30年贺词·

《文献》必应更上一层楼

北京大学 白化文

《文献》杂志已经由一开始就“志于学”走到“三十而立”之年。作为三十年来每辑必读的老读者，我满怀欣喜。

《文献》堪称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杂志。它有着“特立独行”的个性。一般性的杂志，特别是所谓“火车杂志”，只供一时消遣，看完就扔。当然，也应保留一些，供日后查阅。例如，过去北京的《三六九画报》，纯属文娱型，内容驳杂。有的毫无价值。可是，其中登载的梨园行消息，颇可供今日写戏剧史的作者采摘。有人戏称为“废物利用”，未免过于促狭。如今，想找这样的“废物”，也只能到首都图书馆这样的过去带有市民阅览性质的地方去找了。有的专业性较强的学报类杂志，仅供相关专家阅览，读者面欠宽。例如，当今的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就是。有兴趣并能凑合着看懂的人不多，只可在图书馆内的专业阅览室长期保留。通过比较，我们看出，《文献》的特点立即凸显出来。

首先，《文献》的服务对象，主要是整个“国学界”，并向其中的图书馆学系统内的目录学、校勘学等方面倾斜。际此“国学热”升温之时，它的读者面应该说是相当宽广。然而至今，这一特点尚未被充分认识并进一步宣扬，以至许多应该亲近它的人还没有和它往来。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宣传。我估计，办《文献》的诸公，好像并没有意识到拓展读者面的极大可能性与必要性。我希望能迅速地朝向这方面制订措施，并付诸实行。其中，宣传手段必不可少。

其次，这就要说到《文献》所收文字的大致内涵。窃以为，从三十年走过的历史途程看，《文献》刊出的，大体上以两种文字为主。一种是研究性的论文，一定要是有创见的，能说出哪怕是一小点别人没有讲到的内容的。还有一种是有关校勘、目录方面的纠谬性质的文字。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是，没有过强的时效性，今天读，明年读，十年后读，全都行。它们不是报纸新闻。因而更具有保留性。说起来，我就有“全套”的《文献》，而且时常取出来温习阅读。原来，我并非一开始就保存《文献》的，所以，前几辑就没有收全。待等我明白《文献》

的重要性和保留的必要性之时,前几辑配不齐啦!悔之莫及!后来,好不容易弄来《文献》的光盘版,才算了此心愿。所以,我的《文献》是光盘加文字刊物两下锅,终觉有点遗憾。奉劝年轻的读者,一定要汲取我的教训啊!

《文献》创刊之时,刚好是拨乱反正初期。它的出现,标志着学术的复兴。三十年为一世,据我看,它这一世走得很平稳,一步一个脚印,并且总在进步。近几年,随着国家经济、文化等多方面上腾,《文献》自然越办越好。仅从开本变大、纸张变好、文字之嘉良者越来越多,就可看出它进步之大。它的下一个世代,自然会更上一层楼。歧予望之。

贺《文献》壮岁华诞

北京大学 孙钦善

国家图书馆《文献》杂志创刊整整三十年了,孔子说“三十而立”,《尔雅》说“三十曰壮”,《文献》跨进成年、壮岁的门槛,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。

从时间表上看,《文献》的诞生,较中国的改革开放仅晚一年,沐浴新时期的灿烂阳光而行,走过了不平凡的路程。因此首先值得庆贺的,《文献》的创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。试想,在“文革”那个文化沙漠的年代,能够产生《文献》这样的刊物吗?显然不可能。此姑不论,即使在“文革”之前那样受极“左”思潮影响,高喊“以论带史”,狠批“资料挂帅”、“烦琐考证”的年代,能够允许《文献》这样笃实的刊物存在吗?也值得怀疑。事实证明,《文献》是被拨乱反正和煦春风吹绿的学术园地。

对古代文史哲乃至全部古代学科来说,文献足徵和文献不足,关系到研究的成败;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无文献依据,研究更无从谈起。我们常说治学要有根,根深才能叶茂。古文献就是古代学术的根。顾名思义,《文献》杂志以其鲜明、响亮的刊名,表明自己致力于学术根基耕耘的宗旨。

三十年来,《文献》杂志忠实贯彻既定的宗旨,凭借国家图书馆得天独厚的丰富典藏,依靠学界脚踏实地的研究者,面向广大虚心求知而又独立思考的读者,规划、发表了一系列好文章,繁荣了学术,推动了争鸣,培育了人才,也充实了自己。

综观《文献》发表的文章,既有关于传世文献的,又有关于出土文献的;既有传统经史子集方面的,又有通俗戏曲小说方面的;既有人文社科方面的,又有医药科技方面的;既有披露、研究原始文献资料的,又有探讨文献学理论和